



上图：2014年3月24日，史景迁与妻子金安平。摄影/雍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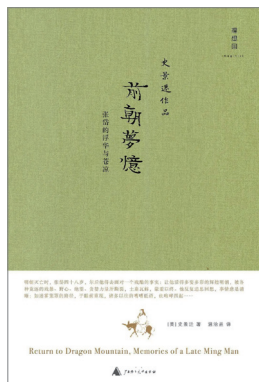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聊斋志异》里看到了蒲松龄本人。蒲松龄还写了许多掌故笔记之类的东西。尽管这些不是确切的社会史，但我们却能说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的思想概念，还是可以加以利用。蒲松龄写了他的家乡和附近的地区，他写了流浪汉、小贩、街头变戏法的，以及在社会上毫无地位、可以统称为游民的人们。我们还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到他当时正在郟城（《王氏之死》一书发生的地点）。他的故事中有一个就确切地发生在郟城之南，在一个坐落于从郟城通往江北沛地大路边的小镇上。所以我想蒲松龄是他那个时代一个中国人的声音，而《王氏之死》正是为了表达当时中国人的声音。而且，蒲松龄还对中国人怎样对待和使用暴力感兴趣。所以并不是，“我猜想这事发生了”，而是，“我们知道这里有一桩谋杀案，我们知道蒲松龄很关注这类暴力，所以也许可以将《福惠全书》中的真实记录和蒲松龄的小说综合使用”。这种方法受到了

不少批评。

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的历史研究风格也成为了他的标签，他的这种写法使得他的历史学学术著作没有那么枯燥晦涩，几乎本本畅销，因而拥有了大量读者。

这让人想到另一位风格有些类似的历史学家：黄仁宇。史景迁很喜欢黄仁宇，觉得彼此意气相投，他说：“我很欣赏黄仁宇教授的作品，我们曾在一起讨论过历史写作的问题，发现彼此意气相投。我觉得他的写法是许多历史写作方式中比较坦率的一种。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，

右图：《前朝梦忆：张岱的浮华与苍凉》。



他采用了一种多重叙事、多点透视的方式，将多个人物的故事结合起来，以国家的视野，为历史撰述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。我对此十分感兴趣。而我通常是以某个具体人物或某一类人物入手，来搭建精密的线索，从而深入挖掘历史事件的真实内涵。”

个人历史与家国历史相互映照，用这样一种方式，史景迁从一个小的切点进入历史，展开一幅历史的画卷。从这样的出发点出发，他还写了《前朝梦忆：张岱的浮华与苍凉》《胡若望的困惑之旅：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》《利玛窦的记忆之宫》等著作，更带有一点点迷幻和普鲁斯特的意味。

他是众多研究中国的“老外”——汉学家——中的一个。他曾经写过一本《大汗之国：西方眼中的中国》来综观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国的历史历程。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、马可波罗，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、基辛格，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，也写来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，影响了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。而他自己，何尝不是这众多在观看中国的西方人之一呢？

这种“观看”当然会有误读，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。史景迁著作等身，他对中国的研究从晚明一直延伸到了当代，清史研究是其研究的起点和重点，在很多大众读者中，他是最知名的中国通之一。如今，他带着他的中国故事去了天堂，不免让人感到遗憾，不过相信他的著作会永远陪伴着他的读者，就让它们带领读者进入一个个历史的迷人之处。[图]